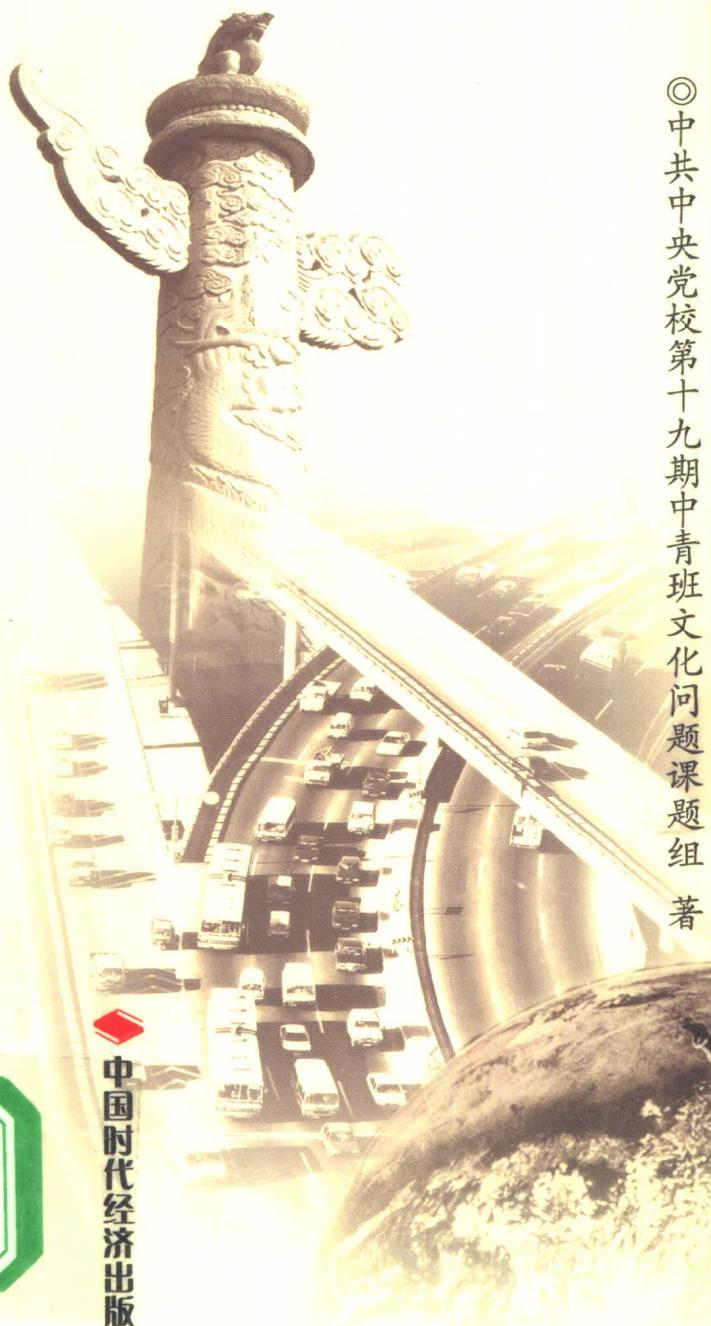


全球化背景下

中国文化竞争力研究

◎中共中央党校第十九期中青班文化问题课题组著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全球化背景下 中国文化竞争力研究

中共中央党校第十九期中青班

文化问题课题组 著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竞争力研究/中共中央党校第十九期中青班文化问题课题组著.—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1

ISBN 7-80169-534-8

I. 全… II. 中… III. 国际化—影响—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IV. 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0768 号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竞争力研究

中共中央党校第十九期中青班文化问题课题组著

出版者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东城区东四十条 24 号 青蓝大厦东办公区 11 层
邮 政 编 码	100007
电 话	(010)64066019(发行部) (010)64011788(编辑部)
传 真	(010)64065971
发 行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北京密兴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12.125
字 数	230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23.00 元
书 号	ISBN 7-80169-534-8/F·24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全球化时代文化冲击问题辨析	周树春	(1)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地位与前途	黎海波	(32)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及思考	杨笑山	(61)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创新	罗成琰	(78)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体制改革	王启文	(96)
论文化安全与文化竞争力关系	黄启章	(114)
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产业竞争力问题研究	黄振春	(137)
民族民间文化的处境和抉择	罗 杨	(154)
关于新闻出版法制建设的思考	王 涛	(172)
中国报业:整合的趋势与难点	常辅棠	(189)
全球化背景下增强我国广播影视业竞争力研究		
	林吕建	(207)
电视媒体竞争的赢利模式问题	孙玉胜	(232)
文化竞争力与中国文化知识教育体系的构建	刘永瑞	(250)
思想解放、技术创新与提高文化竞争力	姜晓秋	(282)
全球化背景下的教育竞争力研究	孙兆林	(294)
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学竞争力	侯光明	(330)
后记		(381)



全球化时代文化冲击问题辨析

周树春

当代意义的全球化，使本无高下优劣之分的民族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这给在世界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压力。如何判断和应对这一挑战，关系到民族文化以及民族国家本身在全球化时代的生存与发展。

要正确应对挑战，首先需要明确我们究竟面临什么挑战。就是说，对于发展中国家，全球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样的文化竞争，带来什么样的文化冲击？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是，全球化时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新全球化时代”与新竞争时代

广义的全球化泛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来，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相互关系和影响日益密切、渗透和融合的过程。狭义的全球化则特指 20 世纪 70 年代第三次科技产业革命以来，特别是 80 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以来，世界经济政治关系向着一体化方向发展的趋势。总的说，全球



化是一个长时期、大规模而十分复杂的人类社会变迁过程。今天，全球化已成为描述世界发展现状和人类未来趋势的一个基本概念。形象地讲，在全球化时代，由于时空的压缩，世界成了一个“地球村”。

但问题在于，是什么把我们所处的这个全球化时代与近500年来历史上相似的社会变迁过程区别开来？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布特罗斯·加利1992年在联合国日致辞时宣布，“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化的时代到来了”。那么，这个“新全球化时代”的特征是什么？

对此，中外学者从各种角度进行了描述：从技术上看，现代信息技术和交通工具突破传统时空局限，通过物流和信息流把全世界联系起来，形成“信息社会”和“网络时代”。从经济上看，包括自然资源、资金、技术、管理、劳动力、服务以及产品和市场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都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以获得最佳经济效益，这是全球化的主要内容。从政治上看，出现了所谓政治价值和制度上的认同趋势。从文化上看，则是一种超越本土文化的狭隘性而逐步达到文化价值认同的过程。此外，日益突出的全球性问题要求全人类采取更加协调一致的行动，全球共同规范要求超越民族国家的国际主体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①

^①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人民出版社，第186~190页。



如果从这幅仍显纷乱的画面中提炼出更富本质性的特征，以使“新全球化时代”区别于以往，可以说，“新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全新的全球竞争时代，它第一次为全球提供了普遍的竞争目标和竞争规则，使全世界成为一个无所不包、无处逃匿的竞技场，使所有民族和国家特别是“后发展国家”都卷入到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竞争之中。在当代意义的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之间第一次出现了真正意义的竞争。

国际竞争，作为国际关系的一种基本状态，是随着国际社会的产生而出现的，指国际关系行为主体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与价值，在国际领域相互较量、相互追赶、相互超越的过程。但所谓竞争，如同竞技，应具备三大要素，一是同一目标，二是统一规则，三是自愿参与。可以说，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国际竞争，并不具备这三点。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国际竞争有了全新的特点。

第一，竞争目标全球化了。国际竞争的重点或目标明显转移并趋于一致。过去，竞争的主要目标是以攻城略地为特征的瓜分势力范围，竞争实力直接体现为军事实力。今天，殖民主义体系和传统大国势力范围已成为历史，国际分工与合作不断加强。冷战历史更证明了当代历史运行中的一个新规则：一方面，国家的强弱并不在于军事力量的强弱，而在于经济力量的强弱；另一方面，版图的大小、地理位置的优劣甚至自然资源的丰薄，在经济上的重要性相对下降。新加坡的迅速发展，日



本和德国在战后的崛起以及苏联在上世纪末的解体，都说明了这一点。尽管仍然存在传统竞争模式的惯性延续，但总体上说，当代的国际竞争是围绕着综合国力这个同一指向的核心标准展开的。

第二，竞赛规则全球化了。和平竞争成为普遍认同的竞赛规则，逐渐取代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与以往主要表现为军备竞赛并往往发展为军事对抗的国际竞争不同，今天的竞争总体上是非冲突性的。并且，国际经济竞争规则和处理国际经济冲突的机制基本确立，这些规则和机制虽有不公平合理的一面，但基本上得到普遍接受和遵守。

第三，竞争范围全球化了。新一轮全球化背景下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是一场所有国家都能参与、自愿参与也不得不参与的竞争。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政治和经济阵营的消失，出现了将所有国家囊括其中的真正意义的全球经济体系。任何国家如不参与其中，结果只能是被“边缘化”乃至“开除球籍”。这样的局面在冷战的“东西方对峙”时代，或以往任何时代，都是不可能出现和存在的。

国际竞争的新特征，也正是时代主题的体现。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邓小平就把当今世界问题明确概括为两大全球性问题，即和平与发展。和平是东西问题，发展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平”进一步显示为时代的主题，但



作为问题已不主要表现为东西问题，因而实际已经不是与南北问题在同一水平上的全球问题。同时，南北问题则显得更加突出，事实上成为了当今世界最大甚至是惟一的全球性问题。“发展”，成为所有国家和民族特别是“后发展”国家的首要任务；生产力和综合国力，成为新时代国际竞争的主要标准。为此，各国纷纷调整立国策略，一方面，制定和实施新的发展计划；另一方面，致力于融入国际大潮流之中。这就是全球化的潮流和大背景。

二、全球化与现代化

虽然全球化是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共同面对的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原因，各个国家和民族在全球化进程处于不同的地位。对于“后发展”国家，全球化表现为一股无法回避的现代化漩涡。

虽然“发展”是适用于所有国家和民族的时代主题，但对于“后发展国家”，“发展”在当代的本质和特定含义，就是现代化，就是由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大趋势。

处在工业世界外围“大边缘带”的发展中国家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是当代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中心内容，是当代世界发展的最大课题，也是全球化更为深刻的历史内涵。这是现代化工业生产力的全球化过程，是整个世界从农业文明走向工



业文明的过程，是以西方国家为先导、随后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扩散的全球现代化的过程。

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说的，全球化是现代性的各项制度向全球的扩展，是“把世界性的社会关系强化的过程，并透过这个过程把原本彼此远离的地方连接起来，令地与地之间所发生的事情互为影响”。这是一股席卷全球的不可抗拒也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现代性是天生的国际派，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主要表现为日益扩大的交往性和开放性。与传统社会的封闭性和独立性不同，现代社会生来就有明显的世界性或全球性。如果说以往还存在彼此隔绝、独立平行发展的可能性，一个国家和民族还可能关起门来搞发展，那么，现代社会则绝不可能在自我封闭的环境中发展和延续。特别是在新一轮全球化背景下，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各个民族和国家，无论其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如何，无论其处于何种发展阶段和社会制度之中，都再也不可能游离于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之外。

一般认为，从农业大生产力形态向工业大生产力形态转变这种社会巨变的最早启动，是由内在因素导致的突破，因而称为“内源性现代化”。最早进入现代化进程的欧美各国属于这种类型。主要由外在因素导致的突破，是“外源性现代化”，“后发展”国家属于这种类型。也就是说，后发展国家向现代世界转变的主要推动力来自外部，即工业世界的中心地区。



这一特征决定，“后发展”国家对外源性的现代化推动力，需要有理性的认识和历史的自觉。一方面，在历史上，这种源自“中心地区”的现代经济推动力向边缘扩散，的确经常采取暴力的形式，以一种破坏力量改变边缘地区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机制，使之从属于中心发展的要求，为西方早期工业化提供外在条件，这个过程也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殖民主义的过程；另一方面，尽管“把世界范围的剥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爱，这种观念只有资产阶级才想得出来”，但资本的发展史，既是世界市场的形成史，也是现代社会的演化史。殖民扩张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世界铺平了道路，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①一句话，受资本的本性驱使而无限扩张的大工业将所有国家都纳入一张“世界之网”，使每个民族的“特殊性”都趋于消失，由此创造了“世界历史”。这实际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过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罪恶的殖民主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马克思在分析英国人入侵印度，从而引发亚洲最大的一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



社会变迁时说：“从人的感情上说，亲眼看到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教法制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这种有损尊严的、停滞不前的、单调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被动的生存，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杀生害命在印度斯坦成为一种宗教仪式。”^①

无疑，马克思这段蕴义深刻的论述，绝不可以理解为是为当年的殖民主义开脱，也切不可用以为今天不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辩护。但是，整个世界失去往日的宁静和安逸，田园般的生活一去不复返，各个国家、民族封闭的屏障被永远破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失去了和谐，整个世界变得面目全非，这种可能并非自主性的社会变迁，无论从道德情感还是审美体验看，固然给人以无限的悲哀和遗憾，可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是历史的无奈。作为个人，可以永远地遁世于一个“世外桃源”，但作为国家和民族，如果“不顾时势，安于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5~766页。



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就“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而这因为，“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①

“后发展”国家应该看到，全球化是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推行的全球化，现代化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的现代化。在这个双重意义的历史进程中，通过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来自觉吸收现代化的文明成果，是加速社会进步的有力杠杆。

从这个意义上说，拒绝全球化，就是拒绝现代化，就是拒绝进步。正如德国前外长克劳德·金克尔所说，“全球化时代不再有世外桃源。”^② 正因为当代世界已不容许与世隔绝、并行独立的发展存在，拒绝全球化，也即是选择灭亡。尽管资产阶级“按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的世界必然是畸形和扭曲的，作为殖民主义体系的某种“遗产”，今天的全球化仍然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平等的竞争，但踏上全球化奔驰的列车终究是“后进”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惟一出路。参与不一定成功，但不参与则注定失败。并且，如果说以往的现代化还可以是一个比较从容自若的进程，那么，在新一轮全球化全面展开的今天，现代化有着前所未有的紧迫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16页。

② 《历史永不停顿——全球化的挑战已代替冷战》，《法兰克福汇报》，1998年8月26日。



三、文化竞争与文化冲击

全球化意味着普遍竞争，这种竞争直接体现为以经济竞争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但从根本上说却是“科技竞争、人才的竞争，归根结底就是文化的竞争”。^①那么，竞争中的文化有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呢？

回答这个涉及文化价值的问题，容易使人想起人类学家博厄斯和赫斯科维茨所鼓吹的“文化相对主义”，即：文化价值仅存在于同一种文化的内部。善与恶、美与丑、先进与落后的价值标准，仅仅在同一种文化内才有比较的意义。世界上不存在对一切社会都适用的文化价值标准，跨文化比较是毫无意义的。显然，这种理论有相当的合理性，对抵制“欧美中心主义”更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这里，我们不在抽象意义上对文化价值是否存在普遍同约性、不同的文化价值是否有高下之分的问题，进行一般性评价。但需要指出的是，全球化的趋势正在改变文化交流的景观，全球化的浪潮实际正在冲击并可能也正在瓦解“文化没有一般等价物”这一用以逃避文化竞争的盾牌。

全球化是一个不同文化相互接触的过程。“全球化意味着

^①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人民日报》2003年11月22日，第7版。



文化形成越来越失去固定空间的限制”。^① 一方面，信息的无限流通使人们在文化方面的选择日益全球化；另一方面，资本的无限流通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全球化了。世界进入一个全球文化消费时代。

全球化虽然首先在物质层面发生，但最终触及到了文化层面这个所谓“全球化过程的最后一个堡垒”。有人因此提出，作为“大全球化”的衍生物，“文化全球化”日益成为一个难以否认的事实。这被认为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前提和依托，由各民族文化相互碰撞和整合而产生的历史过程。对此结论，目前还没有产生普遍的认同，但可以肯定的是，“新全球化时代”，也是一个全新的文化竞争时代。

全球化使不同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和借鉴，也引起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摩擦和斗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剧，带来信息传播内容与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开辟了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的新时代。各种思想和观念自由、迅速地传播，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全球不同文化的相互吸收和融合，另一方面也带来前所未有的文化冲突。

显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文化意义上的全球化过程中也处于不同地位。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竞争中也处于主流和主导地位，这主要意味着西

^① 《全球化与后殖民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页。



方文化的张扬。面对发达国家的优势，“后发展国家”的民族文化处于边缘地带。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竞争，也是一种不平等的竞争，表现为西方文化对发展中国家民族文化的冲击。

不容否认，在殖民主义和冷战结束后的“新全球化时代”，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确在实施某种“文化战略”，通过各种方式向世界实施“文化霸权”：通过电影、电视、广播、互联网、书籍、刊物、广告等各种传播方式，倾销其文化产品，推销其社会政治理念、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费倾向，对发展中社会的基本价值观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为此，当然需要继续大力呼吁并努力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

但是，如果我们对当代文化冲击问题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对“文化霸权”的谴责和批判层面上，这并不能帮助我们在理论上真正理解这个复杂问题的深层动因，更无助于我们在实践上切实增强民族文化的竞争力。

首先，我们要具体分析全球化过程对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的深刻影响。什么是经济全球化？从某种角度看，这就是全世界组成“同一个商品经济体系”和商品市场，全世界的所有商品都在这个市场上遵循着同一套关于商品运行的系统和规则进行交换。这就必然带来人类社会“文化共性”的扩张。特别是在技术文化和制度文化领域，等一性、同一性、统一性的膨胀使“文化个性”的空间越来越小。与以往幻想的和经验的技术形



式不同，科学的技术形式遵从同一的科学原理，内涵等一化了。在社会化大生产中，产品的“标准化”也是必不可少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起来的社会控制系统，以自由、平等、公平为普遍原则，强调同一和统一，否定个性和特殊。这既在一个民族国家——即文化共同体中，划定了硬性的统一性和等一性，也在国与国之间形成了国际间同一和统一的市场法则。这种依托经济和科技的开拓“全球市场”的动力，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种对文化形式和价值体系的“涵化力量”。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文化共同体，就变得强大，相对于那些仍停留在等级社会的文化共同体，就构成一种压倒的优势，尽管前者的精神文化可能并不比后者更“美好”。

其次，对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文化冲击，还可以在两个层面上进行具体分析，以明确文化冲击的要害所在：

第一，在表层次上。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人们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迅速瓦解。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一方面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破坏了一些民族文化赖以生存的环境。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多种文化的星球》所指出的，出现了“一种文化被另一种文化所摧残”这种“如同一个现存物种的消失一样，是令人不快的”的现象。一些文化习俗、技艺和礼仪在消亡，一些文化记忆渐趋淡化，一些具有历史、科学和文